

張學良口述九一八不抵抗真相

● 宋炯

(彩色圖照刊第七頁)

張學良口述自傳問世

二〇〇四年，抗戰時期貴州桐梓的海軍學校舊址金家樓，經當地政府拆除後，再按原建築重建完成。我們這些曾在該校各班期就讀的校友，歷兩年多的努力搜尋，獲桐梓海校史料七百餘件，地方當局殷盼運去原址展示，惟因重建費用迄未付給建築廠商，眾人憂慮新址可能被廠商移作商用，變成餐廳或遊樂場所，於是在台校友派我前往桐梓實地察看，遂有是年十月桐梓之行。任務完成回台，途經香港機場轉機時，在免稅店看到香江

時代出版社編印出版之「張學良口述自傳」，厚達五三五頁，我早已知道唐德剛等口述史學者，曾多次在張學良生前訪問記錄了許多由張口述的史料；但約定張學良生前不得發表，張逝後此書卒告問世，我看到此書視為至寶，立即購買一冊，回台後詳加閱讀，對「九一八」及西安事變經過反覆再三詳讀，並與所藏梁敬鑄著「九一八事變史述」取出對照，始全盤瞭解九一八事變經過，對其中所謂「不抵抗命令」究竟是誰下的，值得海峽兩岸全體中國人體認深思，也該認真落實還原歷史的真相。

所有中國人都知道，先總統蔣介石功勳彪炳，他繼承國父遺志，掃蕩軍閥，完成統一，又領導全國軍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取得最後勝利，讓中國人在國際上揚眉吐氣，可惜抗戰勝利，讓許多黨政軍高幹沖昏了頭，於各地受降，接管日產時，有些人發了接收財，漸趨腐化，招致民怨，人發了接收財，漸趨腐化，招致民怨，中共自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清黨後圍剿，中共竄逃到陝北（中共自稱「長征」），在面臨全部就殲的厄運時，竟發生了西安事變，徹底救活了中

相真抗抵不八一九述口良學張

共。而有所謂的國共第三次「合作」。日寇看到中國出現了一位真正全民領袖，抗日情緒日益高漲，迫不及待，發動了「七七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展開，蔣中正成為全國一致擁戴的領袖，連俄共大頭頭史達林也不得不承認，而在西安事件圓滿解決上，對中共發出關鍵性的指示，促使中共於抗戰之初向中央輸誠，將軍隊交給軍事委員會整編為第八路軍及新四軍，但是中共殊少絕對接受命令，開赴前線作戰，反而依毛澤東「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戰略指示，擴張兵力，利用全民抗日機會，日益坐大，抗戰勝利時，在俄共協助下，利用地利之便，搶著接收日軍裝備，實力大增，最後終於打敗國軍，另建新政權。

中共宣揚蔣不抵抗

但毛澤東深知其聲望遠不及蔣，因此幾十年來全面對蔣極盡詆毀之能

事，戰前強力宣傳蔣不抗日，戰後攻擊國民黨貪腐不遺餘力。九一八不抵抗命令便是中共一手杜撰。幾年前我曾偕各軍校部分校友旅遊東北，在瀋陽的九一八紀念館內，中共公然大剌刺地貼上蔣委員長電令張學良不抵抗的銳電電文。

但在張學良口述自傳中，張學良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次日在北平協和醫院應天津大公報記者訪問、九月廿日晚在協和醫院應各外國記者請求發表談話及後來在台接受唐德剛、郭冠英等人訪談錄音中，都非常清晰肯定的表示，對於日軍挑釁，採取「不抵抗」決策是張學良本人所下的命令；還說「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以及「余窺透日軍擬在滿洲有某種行動後，即下令部下倘遇日軍進攻，中國軍隊不得抗拒，須將軍械存入庫房。當日軍進攻消息傳來時，立時又下令收繳軍械，不得作報復行動……」在唐德剛訪問記錄中，

張學良也說「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好像還在繼續替我洗刷，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的，不是的！這個絕對不是的」。在後續談話記錄中他再度強調：「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就是你不要跟他們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避開他。」張學良隨後又談到一九三六年他曾往山西訪閻錫山，閻曾責備他的「不抵抗」，張答「我不能接受，我當一個封疆大吏，東北發生那麼大的事情，是我沒能把日本看透。那個時候，我還是把日本看成平常的日本！我沒想到日本會真敢那樣胡來，我事前沒料到，我情報也不夠！我覺得你若責備這個，我絕對接受。」又向閻說：「伯帥啊！當年我要是知道日本是這樣的來頭，像我這麼敢把天戳個窟窿的人，還不敢跟他幹嗎？」

「我那時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惹事啊！受點委屈，我們在歷

史上都是採取這樣的辦法！」

蔣已下野怎有銑電

唐德剛在訪談中曾追問「我們聽了四、五十年都說是蔣公給你這指令啊！」張回答：「不是，不是，不是。」

郭冠英接著問：「他有沒有給你一個電報？一個銑電？」張答稱：「蔣公他已經回到溪口去了，他那時候下野啦！」

張接稱：「這事不能怪蔣公，那是共產黨或誰寫的這玩意兒。這不是別人的事，這是我個人的事，不怪蔣公的，不是政府的事，政府沒有這樣做。」唐德剛後來又說：「那個假文件造的很好啊！說是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不能逞一時的意氣，誤國家大事！」郭冠英補充說：「還說你一直拿著個皮包，把電報放在身上。」

唐的回應是：「瞎說瞎說！」

唐再追詢：「沒這個事情？」張答稱：「沒有這個事情！瞎說，外頭瞎說！」接著又說：「對人對事，我不

能護過於人！這是事實……這個事，是我的責任！」唐德剛似乎仍未死心，再詢：「這可是歷史大翻案哪！」張回應說：「我這個人的責任是什麼呢？就是我剛才說的，是我判斷錯誤……我怎麼個判斷錯？我這個判斷就是我自個兒的判斷，日本它從來也不敢這樣擴張，這麼大的厲害！他不敢！我判斷於你日本也不利啊……現在我還自個兒承認，我當時的這個判斷也是對的……要不是九一八事變，日本不會覆滅到這樣的程度，……所以這是我講的九一八事變，整個的這段歷史跟外邊所說話不一樣，外面所說的話意思是給我護過。我不承認，我的過就是我的過。」

唐德剛等長年受中共宣傳影響，一向認定張學良是奉令不抵抗的，故再度說：「這個事可是歷史大翻案啊，我們五十多年來都曉得是蔣公不讓有否定這個事情！」由此更可看出蔣

能護過於人！這是事實……這個事，是我的責任！」唐德剛似乎仍未死心，再詢：「這可是歷史大翻案哪！」張回應說：「我這個人的責任是什麼呢？就是我剛才說的，是我判斷錯話內容。」

李敖誤抄中共宣傳

我覺得張學良實乃一鐵錚錚的好漢，不謾過，不媚俗。由於他是中共最大恩人，所以中共幾十年來都為他在「九一八下令不抵抗」之事極力開脫，導致全國都認定蔣委員長曾下達「不抵抗」的命令。

此書發表後，我曾靜觀兩年，卻看不到史學界對張的不抵抗有所回響。但事實勝過捏造的謊言，那些宣傳蔣公不抗日不抵抗之謠言都是歷史的黑流。

在訪談記錄中，唐德剛為張奉令不抵抗事還說：「可他中央政府也沒公的政治家風範，不推責、不謾過，

是我的過！那時候，蔣先生他根本不負責（蔣因胡漢民事下野），不負這個責任，我根本也沒有向他請示的必要！」以上都是摘自本書訪張少帥談話內容。

是

不強辯，不像當代政客們專做小鼻子小眼睛的事情。當時國人都把「九一八」對張的責難轉移到蔣，還認為張為蔣背了黑鍋。

如今真相大白，反而是蔣為張背了黑鍋，從不置辯一辭。由此可見蔣、張道義之交，非比尋常也。至於所謂銑電，本書編輯之一胡志偉在二二六頁所作腳註是：「最先提出銑電的是台灣作家李敖，他原稱銑電發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經輾轉摘抄，已被說成九月十六日或十二日。連吳相湘、司馬桑敦、黎東方等知名學者都受了誤導。據大陸著名歷史學家楊

天石等人考證，在汗牛充棟的民國檔案中，根本未見此一銑電，究其來源，顯係李敖氏杜撰。」但在我個人看法，此說未免抬舉了李敖，實際上他是抄襲中共宣傳而來。

張不抵抗中央默許

至於真正不抵抗命令，在梁敬鑄著《九一八事變史述》二十五頁曾載是台灣作家李敖，他原稱銑電發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經輾轉摘抄，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健。有此一關鍵性文獻：「現在日方外交，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當萬分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遵照。」這件發生時，蔣、張已交談過對日避免衝突之意見，于右任亦曾在七月十三日密戒張學良，勿生事端，于之電中，有：「中央現在以平定內亂為第一，東北同志宜加體會。」故九一八不抵抗事件，如由張學良一人獨負其責，似乎亦未見完全公允也。

中外雜誌稿約

- 一、本社園地公開，歡迎名人傳記、軼聞趣談、真實傳奇、中外古今、現代文語、回憶與隨想、醫學新話、科技新知等作品。
- 二、來稿請用稿紙縛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對中外名人傳記，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五千字（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 五、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本社交由「聖文書局」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請自行影印留底），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